

春季課程在五月下旬一結束，我就迅速打包，星夜搭機，直奔台北。心情之急切，甚至未向路德銅像辭行，就匆匆別離。飛機已是最快的交通工具，但想到與家人一別行萬里，來時未有期，如今有兩週時間可以返鄉，就希望機上有一個時空隧道，不但可解遊子離鄉之苦與思鄉之愁，還可帶我立即回到妻小身邊。

當然這個希望是不可能實現了，不但如此，還因為美國海關檢查又嚴又細，在洛杉磯轉機竟要花六個鐘頭。我癡呆地坐在候機室，等候我的梅花能早一點出現。雖想趕路，但路卻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實也無可奈何。

隔著寬大光潔的落地窗，我看著飛機起起落落，人潮來來往往，想著為什麼每天都有那麼多人在趕路？他們要去哪裡？想作些什麼？是急著遠行，還是急著返家？恍惚間，終於看到我的梅花緩緩飄來。粉紅的色彩，像潑墨般的灑在飛機的尾翼上，要乘坐的黃鶴降臨，心頭一陣興奮。不過這時另外一隻大鵬鳥也滑進隔壁的停機坪，吸引了我的眼光。

那是一架斐濟航空的飛機。機身就是一副風景畫。湛藍的天空，碧綠的海洋、潔白的沙灘、青翠的小島、樸實的木屋，還有戲水的人潮、揚帆的小舟，一下子將我帶進南國的夢境裡。我想像我們一家就陶醉在他們中間，戴著墨鏡、喝著飲料，在陽光和海風中小憩，這才是人生啊！不過，華航小姐的廣播，吹破了我的白日夢。這時候，我又發現華航機身，除了梅花，還蓋了一個篆體印章。梅花加印章，與藍天碧海加沙灘小舟，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。

過去幾年的生活，在神學上的苦讀，在面對孩子成長的掙扎，夫妻的暫別，就像王安石所寫的梅花：「牆角數枝梅，凌寒獨自開。」盼望有一天，也能像他所說的「遙知不是雪，為有暗香來」。然而到如今不但沒有暗香，還差點被凍斃。幸好經過數個寒暑，將在暑期德文課之後，完成所有神學碩士的課程，並在今年秋季參加畢業總考。成績出來，再跟教授們商談下一個學程的規劃。只不過看來進修之路，再趕都達不到自己及家鄉父老期待直升博士班的目標，有可能要拉長時間，心中憂急之情甚難抑止。事實上作越冷越綻開的寒梅太沈重了，那種心情太淒苦、太孤零了。我真想作一隻熱帶魚！

斐濟的大鵬啊，多希望化為你身上的一抹色彩，白沙碧海都行，飛到南洋的世外桃源，作一隻悠遊碧海的熱帶魚。沒有聽說熱帶魚需要趕路移居的，上帝還是給他們所需的一切，他們不種也不收，不讀也不考，也可以快快樂樂過一生。想歸想，只是我這一生註定是作不了熱帶魚了；因為我從主所領受的使命是「得人如得魚」，不是「作人如作魚」。

回到久別的家，只見人事依舊，景物已非。貓從四隻變六隻，盆景都被貓咬光，還有一條小蟒蛇、一隻巨型蜘蛛。前二者是老婆照顧，後二者是老大明謙的寵物。彼此井水不犯河水。當晚我們全家團聚，圍爐吃宵夜，眾貓圍繞，蛛蛇旁觀，真的好像到另一個世界，又溫馨、又熟悉、又有點怪怪的，會不會下次回來又多了一隻鱷魚？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陪小兒明諒去參加國中基本學力測驗，其實就是高中聯考分兩次考而已。陪考現場只見萬頭鑽動、人聲鼎沸。舉目所見，考生皆是人手一冊，臨陣磨槍。而明諒卻是兩手一機，在那欣賞把玩，完全沒有緊張複習的舉動。他向我展現他用壓歲錢買來的新手機，銀色外殼、彩色螢幕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，愛不釋手，學測似乎於他如浮雲。我好奇的問他，為何一點都不緊張？他說考試成績都已天命註定，不用強求。「你真這樣想？」我更好奇了，以為他胸有成竹。他才小聲告訴我：「老爸，我跟你講，你不要生氣，我已經打算放棄這一次學測，只拚下一次。」「你這不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嗎？」我有點急了。他卻不疾不徐的說：「不這樣，怎麼會長使英雄淚滿襟呢？」挖哩ㄉㄟ，怎麼會有這樣的兒子！難道要我淚滿襟？聽說學測都不考作文了，對他真是太吃虧了。

可能我太習慣趕路了，情不自禁的也在督促小孩趕路。他們已經要求掌握自己人生的步伐，雖然有時踉踉蹌蹌，但他們還是要自己走。這個現象在老大明謙的身上實屬明顯。輟學已三年，他正期待回到高中就讀。希望六月去面試的三育中學願意接受這位超齡的學生，再給他一個機會。

我們一家四口的生日，還有我們夫婦的結婚週年都集中在四至六月。所以就利用我回去時，一起慶祝。慶祝生日的方式就是，每天晚上一起出去吃旋轉壽司，然後去看電影。至於結婚週年呢，老婆特別亮了一手雞尾酒調製法，調了一杯晶瑩剔透，清澈蔚藍的酒給我。她稱之為「藍色多瑙河」，我覺得比較像「昨夜星辰」，因為有梵谷「星夜」的味道。不過那杯酒讓我想起斐濟小島的藍天碧海，所以當晚我就重看一次舊的國片「熱帶魚」，這就是我們最快樂的 20 週年慶。

返國期間，我也回到教會，並拜訪了信神母校，與師長同學分享敘舊。若不是這些弟兄姊妹的扶持、代禱，我可能已經無法再趕路了。願神加倍賜福所有無怨無悔付出的弟兄姊妹、親朋好友，堅立你們手中的工作，使你們福杯滿溢，喜樂長存。

p.s.返美之後，踢足球不慎撞傷眉骨，像被砍了一刀，縫了七針，已無大礙。如今只見眉宇之間有一道傷疤，很像熱帶魚「荷蘭鳳凰」眼睛上的一道黑線。